

微型小说

人生讲义

鸳鸯刀

刘东伟

没有人见过李小晴的刀,就像没有人见过她的笑一样。

从春到夏,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李小晴卖出的十字绣,已经割断十几对夫妻的感情了。

一整天,刑警杜二在望着办公桌上的十字绣。十字绣上的鸳鸯,并无一般的缠绵悱恻之意,而是彼此背向,各奔东西。杜二眉头紧锁,他隐隐感觉到,这十字绣中有一股幽怨之气,难道仅凭一幅十字绣,就能拆散一对恩爱的“鸳鸯”?杜二还是一个单身的青年,没有品尝过爱情,无法体会个中的滋味。突然,一个人走了进来,二十几岁,脸色白净,自称唐生,曾和李小晴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杜二大喜,将唐生扶在沙发上坐了,然后倒了一杯水说:十字绣是我接触的最为离奇的一桩,有头无绪,难以置信,而且这只能算道德领域的案子,法律上难以界定,唐兄有什么好的建议?唐生说:李小晴与我有一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后来我和九月结婚后,想是她情绪失控,开始嫉恨那些恩爱夫妻,十字绣中的鸳鸯,如怨妇吐露心声,久看后难免会让夫妻彼此猜疑,要阻止她继续以十字绣害人,就应从情字上动手。说着,唐生附耳向杜二说了几句。杜二连连点头。

第二天,杜二来到李小晴的十字绣店,只见里面冷冷清清,除了李小晴外,并无顾客,想是市民已知她十字绣上有一柄“鸳鸯刀”,伤人于无形吧。李小晴见了顾客,站起来说:先生要买十字绣吗?杜二朝墙上的样品看了一眼,见上面全是鸳鸯,便点点头说:绣得不错,只是这些样品中没有我喜欢的,我能不能订制一幅?李小晴说:要订制一幅,需时费力,不如我给你推荐一幅吧。说着,李小晴摘下一幅鸳鸯十字绣说:先生看这幅如何?杜二知道,那幅鸳鸯绣肯定也是害人的东西,便假装奉承说:这幅的确不错,只是我不喜欢两只鸳鸯,姑娘能不能帮我剪掉一只?李小晴问:为什么?杜二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要两只干什么?李小晴淡淡地说:那就算了,我不卖了。杜二微微一笑:姑娘既然开店,哪有不卖之理,再说,看姑娘现在的生意,好像也不该推辞顾客吧。李小晴眉头微皱,说:那好吧,请稍等一下。说着,她的手中已多了一柄剪刀。杜二只觉得眼前划过一道银弧,那柄剪刀是从哪里抽出来的,居然没有看清。李小晴玉臂舒展,纤指挑动之间,十字绣上只剩下了一只鸳鸯。杜二连连称赞,付了钱却不拿画,说:实不相瞒,这幅十字绣是要送一个朋友的,请姑娘悬挂起来,我告诉那位朋友自己来取。说完,杜二便走了。

几天后,杜二又来到李小晴的店里,见那幅一只鸳鸯的十字绣果然挂在墙上,李小晴正望着自己。杜二说:我朋友没来吗?李小晴说:你朋友叫什么?杜二说:唐生。李小晴身子一颤:唐生?他要一只鸳鸯的十字绣干什么?杜二说:你认识唐生?李小晴忙说:不认识。杜二说:既然朋友没来,我走了。

过了几天,杜二再来到李小晴的店里,见她神色憔悴,两眼血丝,问:姑娘,我那朋友没来吗?李小晴摇摇头。杜二转了一圈,就走了。

又过一段日子,杜二闲庭信步似的来到李小晴店里,见她头发蓬乱,两眼呆滞。杜二喊了几声后,李小晴才抬起头来。杜二问:唐生没来吗?李小晴厉声喝道:不要提他!杜二说:姑娘为什么怕我提他?李小晴咬牙切齿地说:就是这个唐生,害我到了今天的地步。说着,她突然跳起来,抓下那幅一只鸳鸯的十字绣,剪成碎片,然后趴在桌子上哭起来。杜二叹道:姑娘,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李小晴抬头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杜二说:姑娘把刀藏在心里,难免不伤到自己。

又一次乘高铁路过上海新南站,总是努力找寻那些斑驳的记忆。

上海铁路新南站没有建设的时候,那里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民房,这里是许多外来工民的集居地。从地铁一号线站点走出来,就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路面破败,坑坑洼洼,路的尽头就是地铁东方旅馆。

我选择这家旅馆的原因在于地铁里到处是它的广告,而且价格便宜,每晚只要50元。旅馆四五层的样子,住的人挺多。我经常看到穿着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从房间里出入,可能这家旅馆就是地铁职工的宿舍楼。

大约是2004年的春天,我下榻在这家旅馆。白天我在上海街头奔波,傍晚时分回到旅馆。与我同一室的是一个中年人,长得很胖,头发凌乱,我以为他是一个过路的民工。我看到他捧着一本书,孜孜不倦的样子。我发现他读的是一本地铁驾驶方面的技术书,我很奇怪。后来一问,他说他是广东人,由于深圳马上要开通地铁了,他是到上海来培训的,培训项目是地铁轨道检修。

那天晚上,他问我:“你什么时候睡?”我说:“我一般在晚上11点左右。”中年人问:“那好,我也到11点吧。”

我打开电视看节目,他则拿着书一直在看。后来,我困了,不知不觉中睡过去了。第二天晚上,他问我:“你什么时候睡?”我说:“我一般在晚上11点左右。”中年人问:“那好,我也到11点吧。”

我打开电视看节目,他则拿着书一直在看。后来,我困了,不知不觉中睡过去了。第二天晚上,他问我:“你什么时候睡?”我说:“我一般在晚上11点左右。”中年人问:“那好,我也到11点吧。”

陌生人的善意

流沙

第二天晚上,我在徐家汇那边看了一场电影,然后乘末班地铁回来,我以为他会先睡,但他仍然坐在床上看书。第三天晚上更迟,快到凌晨了,我回来时他仍然没有睡。我睡到半夜里因为口渴,醒了,突然一阵“呼噜噜”的声音排山倒海地涌来,然后又沉寂多时,接着又是一阵“呼噜噜”的声音传来。这样把“呼噜”打得惊天动地的人,实在是少。

我突然明白这中年人为什么每天晚上非得让我先睡了,当时就有点感动,两人素不相识,连名字也叫不上来,但为了让自己的“呼噜”不打扰我,他非得等我回来先睡了,才敢睡下。

那天晚上,我被他的“呼噜”轰炸着,一直无法入睡。第四天晚上,我看他哈欠连天的样子,早早睡了,而且装出很快就睡熟的样子。果然,我听到他脱衣躺下的声音。一会儿像发动机一样的“呼噜”传来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觉得自己有点被这个陌生人感动了,我有必要回报自己的善意,如此而已。

第二天我就回家了。时间过去了十多年,但这个故事一直保留在心底。记忆有时候真的非常奇怪,它记不起2004年的春天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却莫名其妙地让你记起一个个琐碎的细节,当初的感动,仍然保持着同样的温度,只要伸出手来,

就好像能感触到一样。

多年前的春天,我看到了自己的善意,很小,但很美。

我还想讲一个故事,与上面的这个故事相关。前几天深夜,我下班回家打开电视,看到有一档电视访谈节目,说的是一个贩子落网的过程,我看了一段,觉得没意思,准备换台。但此时那个人贩子说了一段话,又吸引我看了下去了。人贩子说,他在拐卖孩子的时候,也会有于心不忍的时候。有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他从一个广场骗来,而且顺利地上了长途班车。一路上,他非常担心孩子会闹,他给孩子买了牛奶。那个孩子见他他不喝,把牛奶递到他面前,说:“叔叔,你喝牛奶。”人贩子说:“叔叔不渴。”孩子说:“我看你满头大汗,肯定渴了,叔叔你喝。”人贩子说:“我突然想起自己老家也有这样一个孩子。”人贩子在中途下了车,然后又把孩子送回了那个地方。

善意是能传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人说,善意是一颗弹力球,你把善意打出去,接球的人就会把球打回来,重新回到你的手上。还有人说,“靠近我,快乐你,靠近你,快乐我”,这是为人处世方面的最高追求,这句话非常好。我想每个人都应该默念这句话,看自己有没有做到,因为这里面有着生活的辩证。



老伴儿(摄影) 张颖辉

神农的脚被一丛草隔绊,遍寻百草的尘步稍作停步,他弯下疲惫的腰,以职业的习惯开始关注这丛草。三四月的天气,花枝绿绿的田野气味混杂,尤其那些香艳的草树极易分散精力。神农凭他灵敏的嗅觉,嗅到这丛草独特的气味,他将它的几片叶茎采下,弹弹上面的尘埃,放在嘴里嚼咬,草的汁液被神农的肠胃化验。

它,在三月里叫茵陈,四月改称蒿,到了五月又加了别名——柴。少时家境贫寒,常在春日的课余被父母派差,主要任务是去村周围的田岸沟坡上采药挖草,回来后分类晒干,储存,到一定量时拿去药店换钱。我的眼力笨拙些,对其他如柴胡、桔梗、人参、党参之类的药草识别含糊,唯独对茵陈熟悉,就一股劲儿往筐里添加茵陈。因为茵陈遍布田野方便采挖,我提着的篮子每次都会被填得盈满,招致同伴羡慕。及至到药店换钱时,我的茵陈实实满满一袋子,还不及同伴轻轻松松盈盈半筐所换的钱多。等价的差异不免让人心生小怨,却未能动摇我对茵陈的偏爱。

“生病半个医”。村人邻里日常挡不住会有人生病,又不好常去烦扰医家,就用中药药草,记药性,搜集偏方土法,家里一旦有人头疼脑热,即刻付诸行医。感冒了:砸七枚杏仁,加一勺食盐,乘在瓷碗里加上水,从火炉里挟一块通红的煤渣往碗里一放,急促短暂的沸腾后,煤块取出,就是一副治疗感冒的汤药。家中女人气血亏损:男人

知味

三月茵陈四月蒿

傅敏

把春日采来的血参切片后往砂锅里加水煎熬,给娘儿们喝不多时日,即气血通畅面色红润。家里若谁患了黄疸病:随意从田埂里采几丛茵陈回来熬水,喝上十天半月即有成效。这些操作简单、疗效明显的偏方土法,在村人邻里的日子里无声息担当着守护健康的角色。

茵陈,在百味药草里担当着哪一份职责?神农氏炎帝给出的化验结果如下:茵蒿,味苦平。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久服轻身益气耐老,生丘陵岸上(据《神农本草经·茵陈》)。这样看来,茵陈在神农氏时就已成名,并被作为药草代表入选《神农本草经》医学的典籍里。它始终保持本质,在诸多的风湿寒热、热结寒胆等患者急切的期盼里,走出泛黄的竹筒或书页,借助医家的处方,去抚慰疗治被疾病折磨的病体。

然而,医圣华佗却有一段时日被蒿草所困,这应源自那位求他医治的妇人。他以他的经验告知远道而来的村妇,她所患的黄疸病已无法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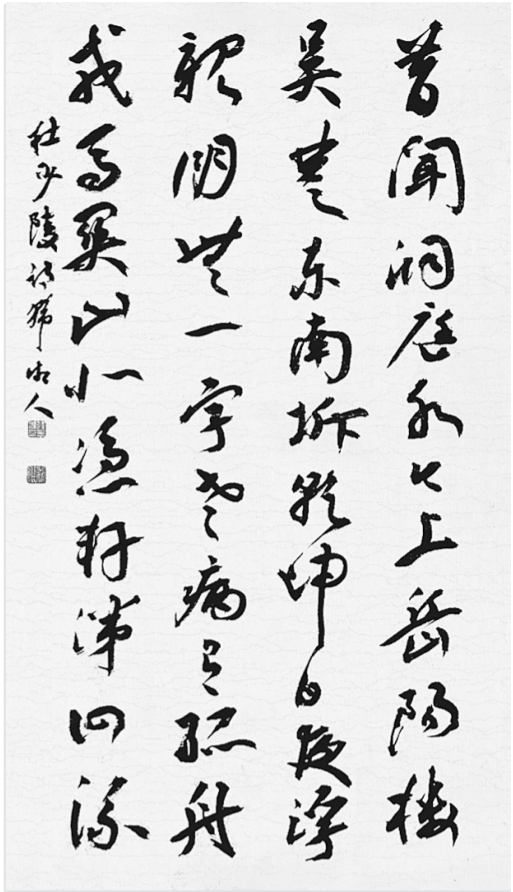
《读报纸的人》

刘吉

近日,由北京文通天下图书有限公司策划、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畅销小说《读报纸的人》火热上市。如果人生是一张报纸,谁能读懂真相?书封上这一句充满悬念的话,很好地为我们提供了充满期待的阅读窗口。

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的奥地利。胡赫尔夫人的情人意外死亡,她逼迫自己17岁的儿子弗兰茨远赴维也纳谋生。她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情人死了,她和儿子的生活依靠没有了,之前尚且能维持的日子眼瞅着就难以继了。

胡赫尔夫人让儿子去投奔她的一个老情人。这位老



登岳阳楼(书法) 韩湘人

绿城一叶

笨笨的三个字

乔叶

一天,看了一部很俗气的电影,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男人向女人求婚,在他竭尽所能说尽种种之后,女人沉默了一会儿,问他:“你许诺给我的,你有把握吗?”口气里含着一丝隐隐的讥嘲和不屑。

男人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看着女人说:“我保证。”这句话之后,女人的表情仍然很淡漠,可我这个戏外人却涌起一种深深的感动。

股市基金每一分钟都在涨跌,恩爱夫妻早日就会反目成仇,娱乐圈的新明星和他们代言的广告一样多,报纸一版一版翻过去,每一版都在瞬间成了旧闻。上一季与下一季的服装流行色永不重复,排行榜上目不暇接的歌曲让你觉得“生疏”这个词都用得奢侈……太多的事情无法预料,今天与明天黑白迥然。世界变化快,如一尊千手千眼千面的妖怪,你看不明白,所以就只能不明白。那么谁还能去保证什么?谁还去去保证什么?谁还会去去保证什么?还有什么能让谁去保证?

能保证的,也许就是无法保证。但是,电影里的这个男人,他居然说:“我保证。”这笨笨的三个字啊。

我知道他在说台词,如一个天真的骗子。而我在看戏,如一个愚蠢的傻瓜。我知道茫茫人海紫陌红尘中,怀疑越来越多,信任越来越少,故事越来越多,结局越来越多,放弃越来越多,坚守越来越少……可我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动——因为,此刻,我不再想让自己的心警惕和精明。因为这笨笨的三个字,确实已经久违了。

是,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但是——总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愿意去保证:对爱情爱人的忠贞纯粹,对亲情事业的体贴尽意,对醇厚友谊的诚挚滋养,对同事职业的勤恳敬惜……

总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值得去保证:用父母两鬓的白发保证我们回家的脚步,用孩子清澈的目光保证我们做人的原则,用宽容和仁慈的慈善和宽广,用坚韧保证未来的沧桑和风霜……

总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必须去保证:我们内心的良知,我们灿烂的梦想,我们道德的底线,我们私密的牧场……而其实,这些都是同一回事。我们愿意保证的,就值得我们保证。值得我们保证的,我们就一定会去必须保证。

我保证。这不是一句包揽未来的狂言,而是一种自我预定的决心。只要努力去实践了这些保证,哪怕没有做到,也表达了一种诚意、一种态度和一种精神。

我保证。也许这句话吐出来时像是一朵轻浮的花。但只要你仔细追究,就会发现这三个字里蕴含的是一抔深厚的责任和因为只要吐出了这句话,你就对这句话背后的那件事和那个人,捧出了一分珍贵的责任。

你还想保证什么吗?你还愿意保证什么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为你庆幸,也向你致敬。

1945年年底,党组织决定在中原军事要地——新乡市设立冀鲁豫社会部地下情报站,直属中共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领导。决定由我父亲担任情报站站长兼党支部书记。党中央要求他“一定要占领火车站这个阵地”,情报站的任务是:“收集敌人军事运输、掩护地下交通线,护送我方首长及地下交通员安全出入新乡。”父亲很快掌握了敌军调动情况,并及时将情报送出。当时,中共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也在河南清丰县单拐村,而这个情报站就设在我家,地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乡市新乐路51号。

经党组织批准,我母亲王建淑告别养育她19年的父母,从天津千里迢迢来到河南新乡,与父亲组成革命家庭,承担站岗、放哨、掩护同志、传递军事情报等任务,协助并掩护父亲工作。听父亲说,为了更好地掩护情报站,党组织要求我母亲学会打麻将和抽烟,尽快适应城市市民生活,这对一个农村长大的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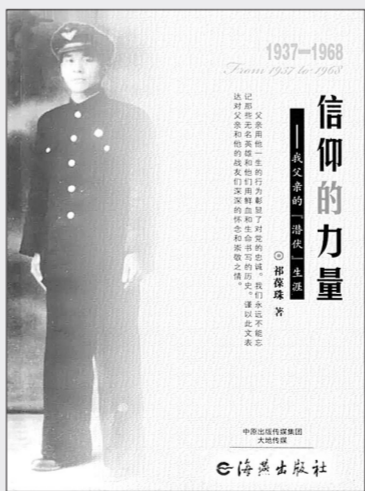
孩子来说真的太难了!但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母亲很快适应新的环境,并能独立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白天,父亲和情报站的叔叔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军事情报,夜里在我家秘密开会,及时把情报送到清丰单拐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因父亲是铁路职员,职业便于掩护,而且交通工具方便,所以都是我父亲坐火车去的。

在此期间,父亲以他在新乡火车站负责货运的特殊身份为掩护,搜集敌军的换防调动、运输武器等军事情报,掩护我方首长及地下交通员出入新乡。他以超群智慧与胆略,不断地将国民党占区的军需物资,截获转运到我们所控制的车站,然后运往我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因父亲是铁路职员,职业便于掩护,而且交通工具方便,所以都是我父亲坐火车去的。

为掩护,搜集敌军的换防调动、运输武器等军事情报,掩护我方首长及地下交通员出入新乡。他以超群智慧与胆略,不断地将国民党占区的军需物资,截获转运到我们所控制的车站,然后运往我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因父亲是铁路职员,职业便于掩护,而且交通工具方便,所以都是我父亲坐火车去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国共双方最高层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同时,围绕战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双方各战区长官一级的谈判也在分区进行。新乡是军事要地,国共双方谈判多次在这里进行,晋冀鲁豫社会部指示父亲要求情报站的同志配合解放军执行秘密保护和护送我方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工作),四县边工委书记李先贤。父亲与郭子清联系研究工作都是在郑州,因父亲是铁路职员,职业便于掩护,而且交通工具方便,所以都是我父亲坐火车去的。

连载



信仰的力量

密令,配合解放军负责刘伯承等我方代表的秘密保卫工作。这天新乡火车站戒备森严,迎接谈判代表。突然,父亲发现我方代表人员中有他在延安中央社会部的战友,此时父亲内心非常激动,他多么想走上前去与战友握手、拥抱啊,但他决不能!当时,周围都是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

如果眼神、一个举止稍有不慎,身份就会立刻暴露,不但造成个人的无谓牺牲,还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父亲当机立断,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了。父亲不止一次给我讲起他在危机时刻如何化险为夷的故事,那神色、那表情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通过各方面的密切配合,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圆满完成了这次秘密保卫任务。

1946年3月3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方代表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从张家口乘飞机抵达新乡视察,在河朔图书馆举行国共双方停战协定执行会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2月28日乘火车来到新乡,陪同周恩来同志。河朔图书馆就是现在新乡图书馆的前身,在老公园内,离我家冀鲁豫地下军事情报站不远,向东北方向大约1000米。父亲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命令,情报站秘密协助配合解放军保护周恩来、刘伯承等我方代表的的安全。会议于当天下午2点多结束,“三人小组”离开新

乡平安飞抵太原。他们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首长的表扬。在情报站里,我叔叔祁士义(新中国成立后任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运段段长)也是一员得力干将。他凭借一把京胡打入敌营智取情报,彰显出红色特工的别样风采。

叔叔是1946年年底从天津来到新乡的,是找我父亲讨生计的。那时我家住新乐路51号,是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当时他只知道父亲在铁路上班,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他看到我父亲接触的人中,李慕紫跟他年龄差不多,喜欢吹横笛,碰巧叔叔会拉京胡,一来二去两人就混熟了。那时李慕紫叔叔是情报站的交通员。

经过半年多的交往,两位年轻人由互知到互信。1947年7月的一天,慕紫叔叔说他挺欣赏我叔叔祁士义,要推荐叔叔当情报员,叔叔也很愿意跟我父亲一起工作,当即答应了。叔叔代号106。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13个

旅12万余人强渡黄河,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防线,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当时,新乡作为军事要地,仍属国民党统治,政局比较混乱,暗中活动的军统特务特别多。

我叔叔祁士义和李慕紫叔叔通过演奏这一爱好,结识了不少人,包括国民党特务。至今,叔叔还保存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共有6个人,衣着时尚,各自拿着乐器,摆出演奏的姿态,一派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照片是1947年秋天在新乡大陆照相馆照的,这个照相馆也是我党的地下联络点。拉小提琴的叫王可成,照相馆经理;弹竖琴的叫庞德尧,照相馆摄影师;拉二胡和弹扬琴的分别叫何文成、晏展云;吹笛子的是李慕紫;拉京胡的小伙就是我叔叔。当时,国民党十一战区撤销后,在新乡留下了一部分军队,驻扎在新乡石榴园(在今新乡市红旗区),那里有家俱乐部,专门供国民党军官家属玩乐。

(选自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信仰的力量》,本报有删节)